【枭V】七夕企划24h鹊影萧桥

错位的礼物

00：00——01：00 @×××

02：00——03：00 @×××

黏腻的雨丝无声地落在玻璃窗上，留下一道道浑浊的水痕，模糊了路灯渐次熄灭的街景。黎明时分雨势渐停，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潮气，沉沉地压在刘枭的心头。

他窝在书桌后那张宽大的扶手椅里，整个人几乎陷了进去。圆形镜片上倒映着电子屏幕的幽幽白光，密密麻麻的数据流、代码、跳动的实时反馈曲线闪烁其上。长达数小时与雀德公司高层的视频会议、六个即将公测上线的游戏项目组负责人轮番报告……所有声音、数据、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搅合在一起，在他疲惫的脑中嗡嗡作响。

他端起手边早已冷透的咖啡，抿了一口，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就在他试图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屏幕上时，轻微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刘枭没有抬头，甚至没有转动视线。但他知道——是Vein。（自巴哈提语言学校调查行动中，Vein不慎中招、被迫假死之后，刘枭买通关系带走并唤醒了Vein，而Vein顺理成章地暂住在了刘枭英都的公寓中。）

“啧，”一个带着点慵懒笑意的声音在刘枭房门外响起，低沉悦耳，“Xavier，再这么熬下去，我看你家公司的股价还没崩，你这张脸先要崩了。真成夜猫子了~”

刘枭将电脑锁屏后，站起身绕过书桌，打开房门。目光落在门口倚靠着的男人身上。Vein今天穿了件质感极佳的紫色衬衫，下身的黑色高腰西装裤衬得腿型笔直修长。他微微歪着头，一头火焰般张扬的红发松散的编成蝎尾辫垂在肩侧，几缕不羁的碎发拂过额角。精心描画的红色眼影在眼尾微微晕开，如同晕染的朝霞，衬得那双狭长的眼眸越发勾人。他嘴角噙着的那抹似笑非笑，像是看透了刘枭所有的疲惫与挣扎。

“还好。”刘枭的声音带着长时间沉默后的干涩。他习惯性地推了推鼻梁上的银边圆框眼镜，却在接触到Vein那双含笑的眼时，说话的声音不易察觉地软化了几分。“最后一批测试数据，今天早上九点前必须过完。”

室内灯光勾勒出Vein劲瘦的腰线和宽阔的肩膀轮廓。他挑了挑眉，那双红眼线勾勒下的眼眸里掠过一丝了然。“行，你是工作狂，你说了算。”Vein的语气听起来漫不经心。

“不过呢，”他话锋一转，像变魔术似的，手腕一翻将一个装着游戏兑换码的信封举到刘枭面前，带着点不容置疑的意味。

深黑磨砂的封面上，用暗红色、仿佛干涸血液般扭曲的字体印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单词——《Pain》。正是雀德游戏即将公测的六款游戏之一，那款以心理惊悚和极限操作著称的作品。

“喏，”Vein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轻松和得意，像是在献上一件稀世珍宝，因为前几日他可是在某个隐秘的二手交易圈子里，把自己珍藏多年的Nightshade乐队首张专辑——曾被他视若珍宝的绝版之作——当成了交换的筹码，才换来了这张《Pain》的内测码。“知道你最近被工作折腾得够呛。放松下？这可是现在市面上最令人期待的游戏之一，内测码有效期还有1周，现在在网上可谓是一码难求。我可是……费了点功夫才弄到的。”

刘枭的目光落在信封角落熟悉的LOGO上，微微一滞，但Vein显然是没关注到游戏的出品公司。对于刘枭来说，《Pain》每一个关卡，每一处剧情分支，甚至每一个能让玩家尖叫出声的视听刺激点，都已深深烙印在脑子里。此情此景，刘枭的感觉就像一个厨师被迫再次品尝自己已经尝到麻木的菜肴。

见刘枭有些愣神，Vein红宝石般的眼眸里闪烁着狡黠的光，凑近了些，声音仿佛带着蛊惑，“今晚或者等你有空，陪我打通它？”

刘枭看着Vein眼中毫不掩饰的期待，像个找到新奇玩具的大男孩，镜片后的眼神温和平静，将那一丝苦涩完美地掩藏起来，笑着说回应：“……好。”

然后，刘枭借机也拿出同样准备了很久，想要送给Vein的惊喜——Nightshade乐队世界巡演英都站的VIP门票。刘枭记得很清楚，上次Vein提起这个乐队时，眼中一闪而过的、近乎怀念的光芒。

“真巧，我也有礼物送给Vein。不过，今晚另有安排，一起去听Nightshade的演唱会，如何？”刘枭笑意吟吟地递出演唱会门票。早在雀德公司为《Pain》项目启动游戏音乐竞标时，刘枭就留了心。他甚至不动声色地动用权限，施压项目组，调整了原本内定给某家音乐制作工作室的方案，最终选定了现在中标的团队——其中一个关键条件，便是要确保他能锁定这张门票的购买资格。为此，他耐心等待，终于在一个月前，通过这条隐秘的渠道，拿到了Nightshade巡演VIP席位的内部认购权。

---

暮色四合，将演唱会的举办场馆染上一层暖橘。刘枭和Vein并肩走在人行道上。刘枭依旧穿着黑色休闲西装和圆领T恤，头上戴着那顶低调的黑色圆边帽。而身边的Vein，步履轻快，嘴角噙着一丝显而易见的、孩子气的兴奋笑容，手舞足蹈地对着刘枭讲述Nightshade乐队如何从地下酒吧的小乐队一步步登上世界舞台，成名曲里那段惊艳四座的贝斯又是如何诞生的。Nightshade乐队！他没想到刘枭会注意到这个，更没想到他能搞到VIP票。夕阳的余晖将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刘枭一边走一边微笑着安静地听着Vein讲述。

然而，两人的笑容在接近入场通道时，瞬间冻结了——人脸识别，验票进场。穿着统一制服、表情严肃的安保人员分立两侧，维护着入场秩序。

刘枭的心猛地一沉，暗道一声“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该死的实名制买票上！原本是为了杜绝黄牛和假票，而Vein……他的身份，在那场假死之后，官方记录里早已是一个“死人”。一个月前，刘枭借用了同学的身份信息注册买了Vein的票，没想到入场检票竟如此严格。他只顾着策划惊喜，加上自身从未踏足过演唱会现场，根本没想到入场环节还需要人脸识别。这个致命疏忽，竟在毫无防备的这一刻轰然降临！

刘枭愧疚地侧头看向Vein，只见他微微抿紧了唇，那描画着红色眼线的漂亮眼睛里方才跳跃的兴奋光芒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被现实刺痛后的空茫。周围其他观众轻松通过闸机时发出的“嘀嘀”声，此刻听来异常刺耳。

刘枭张了张嘴，眼眸低垂，声音带着歉意：“Vein……我不知道……检票会这么严格。”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考虑不周”，而是对Vein“不存在”身份的残酷提醒。Vein垂下眼睫，再抬起时，那空茫已被一种近乎野性的狡黠光芒取代。

“Xavier，” Vein的声音响起，他微微凑近刘枭的耳旁，红宝石般的眼瞳闪烁着危险又迷人的光，“听着，我现在有两个计划。”

他拉着刘枭往旁边人少处走了几步，确保不被安保注意，身体微微前倾，压低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

“Plan A： 你，刷脸，先进去。在里面接应我。”他下巴微抬，嘴角勾起一抹近乎挑衅的弧度，“至于我嘛……想办法溜进去。”

“Plan B：” 他话锋一转，“正好，打道回府！今晚，看我亲自带你通关《Pain》！怎么样，Xavier？”

\*

刘枭的目光迅速扫过眼前的场馆——无窗的高墙、门口密集的摄像头、高度戒备的安保。Plan A的风险指数高得离谱，几乎等于让Vein主动暴露在不可控的危险中，这与他将Vein藏匿的初衷完全相悖。一丝无奈，却又带着点如释重负的浅笑浮现在刘枭唇边，“选第二个，回家玩《Pain》的吧。”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点属于开发者的、微妙的自尊，“另外，声明一下，虽然工作很忙，但我可不是什么游戏菜鸟。”

Vein闻言，眼角眉梢那抹狡黠的笑意瞬间绽开，如同得逞的猫科动物，抬手拍了拍刘枭的肩膀，轻笑道：“走啦走啦，回家打游戏！Xavier就好好看我一命通关吧！”说罢他拽着刘枭的手腕，转身，毫不犹豫地背离了那流光溢彩却冰冷拒绝他们的场馆入口。

---

公寓的门在身后合拢，将外面世界的喧嚣与霓虹彻底隔绝。屋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昏黄温暖的光线填满了小小的书房，像一层柔软的、带着暖意的薄纱。

刘枭脱下西装外套，随手搭在挂钩上，另外搬来一张沙发椅到电脑屏幕前，随后开始在电脑上下载《Pain》、激活内测码。《Pain》是一款恐怖主题的逃生游戏，融合地图探索、推理解密、剧情副本、boss战等多种元素，不过这游戏最有挑战性的是不带存档，也就是说如果角色一旦血槽清空、触发死亡，则要从头开始游戏。刘枭熟练地控制手柄进入了游戏主菜单，选择双人模式，屏幕分成左右两个窗口，分别代表两名角色的视角。

Vein从冰箱里拿来两瓶碳酸饮料，舒服地窝在刘枭搬来的沙发椅中，仿佛刚才那场小小的风波从未发生。

开场动画是游戏的两位主角因寻宝误入仿佛凝固血液般的暗红色古堡。屏幕中央，那用扭曲尖锐字体写就的“PAIN”单词如同一个淌血的伤口，缓缓渗出，占据了整个视野。背景音乐混杂着若有似无的、仿佛来自深渊深处的痛苦呻吟，瞬间将人拉入那个压抑绝望的游戏世界。

刘枭下意识地就要选择“困难模式”，手指却在按键上顿住了。他侧过头，看向身旁随意坐着的Vein。

“新手难度？”刘枭的声音打破了游戏背景音营造的紧张氛围。

Vein闻言嗤笑一声，斜睨了他一眼，红瞳里闪烁着熟悉的、带着点挑衅的光芒：“看不起谁呢？直接来！地狱难度！”他兴致勃勃地拿起另一个游戏手柄开始游戏，手指在按键上灵活地活动着，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让我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玩什么游戏。”

刘枭没再说什么，嘴角却几不可察地弯起一个极小的弧度。他跳过了新手引导，直接选择了那个标注着狰狞骷髅头的“地狱”难度。屏幕瞬间暗了下去，只有主控手中一盏老式煤油灯摇曳着微弱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前方狭窄、布满猩红涂鸦的通道。水滴声、远处模糊的哭泣声、还有某种沉重物体拖行的摩擦声……交织成令人胆寒的环境音效，放大了玩家的压抑感。

“左转！前面有东西！”刘枭的声音冷静而快速，然而，他话音未落，屏幕猛地剧烈晃动！一个腐烂得只剩下半边头颅、速度却快得惊人的怪物从头顶的通风管道口无声无息地扑下！血盆大口带着腥风占据了整个屏幕！

“Oh,sh\*t！”Vein几乎是同时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身体猛地向后一仰，手柄差点脱手飞出。他那张总是带着几分玩世不恭或凌厉危险的脸，此刻写满了真实的惊吓。他操控的角色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原地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撬棍，却一下都没打中目标。

“小心！拉开距离，它会喷出腐蚀性液体！弱点在腹部！”刘枭的声音依旧平稳，手指在手柄上快速而精准地操作着。他的角色一个利落的翻滚闪避，同时回身，手中锈迹斑斑的消防斧划出一道精准的弧线，狠狠劈砍在怪物的腹部腐肉上。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嚎叫和喷溅的污血，这个贴脸小怪轰然倒地。

屏幕暂时恢复了昏暗的平静，只有煤油灯的火苗还在不安地跳动。

Vein心有余悸地呼出一口气，拍了拍胸口，随即转头瞪向刘枭，红瞳里惊魂未定，却又带着被吓到后的不满和控诉：“靠！吓了我一跳！”他指着屏幕上的角色，“我差点被这玩意儿啃了！”

刘枭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着Vein难得一见的狼狈样子，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还有一点理所当然：“说了是地狱难度。而且，”他顿了顿，补充道，“第一次遭遇这种‘跳杀’，玩家的惊吓反应是恐怖主题的核心体验之一。”

“体验个鬼！”Vein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揉了揉自己刚才因为惊吓而有些发僵的后颈，重新握紧手柄，目光却更加专注地投向屏幕，“继续！我就不信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Vein的“地狱难度”之旅充满了惊险、惨叫（大部分来自Vein）和手忙脚乱。他时而因为转角遇到爱而吓得差点扔手柄，时而又因为误触机关被陷阱扎得血条狂掉而气急败坏地骂游戏设计师（浑然不知设计者之一就在身边）。刘枭则充当着冷静的救火队员，精准地报点、提醒机制，偶尔在Vein操作的角色濒死时及时补刀解围。他早已通关无数次，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怪物刷新点都烂熟于心，此刻却耐心地陪着Vein，看着他一次次莽撞地冲进险境，又一次次在狼狈中化险为夷。在这段充斥着尖叫与陷阱的“地狱”之旅中，Vein那最初生涩笨拙的操作，竟也以惊人的速度被磨砺得流畅起来。他从最初被贴脸怪吓得手柄脱手，到后来能游刃有余地避开致命的机关；从对着怪物毫无章法地乱挥武器，到渐渐摸索出闪避、格挡、反击的时机。每一次狼狈的扑街，似乎都成了他下一次应对得更加精准的垫脚石。

第二关地图探索时，Vein触发了一个藏在梳妆台抽屉里的老旧录音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后，一个断断续续地响起：

“……他们……他们不是怪物……至少曾经不是……城堡主人说……朋友的合影是他最珍贵的……呃啊啊——！！”被一声凄厉的尖叫和剧烈的撞击声打断，随后彻底归于沉寂。

“哈？”Vein挑了挑眉，“合影？最珍贵的？这算啥线索？人名地名都没有……”

刘枭的声音适时响起：“录音提到了‘城堡主人’，以及一张合影，位置可能在他的墓地。这或许是了解他过往的关键。”

“墓地？”Vein回想了一下，“哦！那个不停掉SAN值的大丽花海迷宫？进去探索副本又会触发追逐战吧……算了，我的补血药水不多了，还是留着推进主线吧……走吧走吧，前面好像有路！” Vein显然对翻找一张虚无缥缈的照片兴趣不大，更想往前探索战斗。

刚踏入新地图，迎接他们的便是一场近乎窒息的恶战。那个身形巨大、攻击却诡谲致命的人偶，挥袖间便召唤出无数苍白扭曲的人偶断肢，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两人逼入绝境。在千钧一发之际，Vein才凭着极限的操作和一点运气，从Boss致命的绞杀范围中翻滚而出，堪堪逃离魔爪。Vein的角色血条早已狂泻见底，仅剩一丝微弱红光在屏幕上顽强闪烁；刘枭操控的角色血条也损失大半，状态摇摇欲坠。两人喘息未定，便立刻手忙脚乱地灌下仅剩的补血药剂，为即将到来的终章剧情做最后的挣扎准备。

Vein长长舒了口气，紧挨着刘枭的身体放松下来，向后靠在柔软的靠背上。他吐槽着关卡Boss战的设计有多反人类，第一关伪装成人类的血族，说话真假参半，让主控陷入了不少危险境地，第二关的“不死之人”追的他几乎忘了反击，这一章上来就是个高难度的剧情副本，最后正式对战幽灵Boss还不知道要重来几次……刘枭安静地听着Vein絮絮叨叨的“控诉”，一种久违的、属于纯粹玩家的鲜活反馈，穿透了他作为开发者早已麻木的审视目光。Vein那些或抱怨、或惊叹的话语，不经意间撬开了他因过度测试而封闭的感知，让他得以重新窥见这个由他亲手参与构筑的恐怖世界里，那份最初想要带给玩家的、心跳加速的原始魅力。一种微妙的、近乎欣慰的暖意，在他心底悄然晕开。

随着游戏剧情推进，两人被怪物追赶着来到幽深的古堡的地下中庭，奋力推开沉重的雕花大门，映入眼帘的景象却与预想中的恐怖截然不同——一个被静滞池水环绕、空旷到令人心悸却极尽奢华的圆形舞厅。穹顶高远，惨白的月光透过巨大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化作流淌变幻的诡谲光影，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无声游移。在月影无法触及的角落，一丛丛暗紫色的紫露草正幽幽绽放。

舞厅边缘，三座巨大的人形石雕沉默矗立，如同凝固的墓碑，清晰刻印着他们堕落前的模样：第一关伪善的血族、第二关痴迷权柄的古堡主人，以及此刻，正静静伫立在舞池中央的那个身影——正是本关的终极Boss，那位优雅的幽灵。他身着考究的礼服，背对着入口，身形挺拔却透出一种非人的、凝固般的优雅。

刘枭的声音在紧张的氛围中响起，带着一丝提醒：“佩戴‘郁紫之拥’，会容易很多。它能让人偶不再攻击我们。”他深知这信物在“困难模式”下的价值——若不使用此道具，公司操作水平最高的测试人员都经常在此折戟沉沙。

进入舞厅后，“幽灵”并未直接进入攻击状态，而是微微躬身，向玩家行了一个无可挑剔的邀舞礼，发出无声的邀请。屏幕上浮现出一行血字：“你们——是我的朋友吗？”

\*

Vein被这不按常理出牌的一幕搞得有些不知所措，然而，这份诡异的宁静转瞬即逝，系统冰冷的提示音无情响起，宣告着高强度的Boss战——已然触发！……

---

战斗结束，一切尘埃落定，断壁残垣、焦痕与污迹遍布，无声地控诉着方才那场惊心动魄的鏖战。

刘枭和Vein的角色血条都只剩下一丝刺目的鲜红，急促地闪烁着，如同他们真实的心跳。幽灵Boss的核心开始逸散出丝丝缕缕的、如同黑色怨念般的粒子特效。按照常规流程，此刻只需要上前补上最后一击，彻底击碎核心，就能达成“逃出生天”结局——古堡崩塌，噩梦终结。

“靠…总算把这玩意儿干趴下了……” Vein喘着粗气，手指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操作而微微发麻，他甩了甩手腕，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沙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这游戏设计师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地狱难度也不带这么玩的！”

Vein的视线重新回到屏幕上，幽灵人偶师那僵硬却依旧保持着优雅姿态的躯体，在核心微弱光芒的映照下，却透出一种深沉的悲凉。它那双空洞的眼神，仿佛透过屏幕，无声地凝视着虚空，诉说着被漫长岁月和扭曲执念囚禁的孤寂。

“Xavier，” Vein的声音突然沉静下来，瞬间敛去了方才战斗的狂躁与抱怨，只余下近乎虔诚的温柔。他侧过头，认真地看着刘枭，红宝石般的眼眸在昏暗的屏幕光线下显得格外深邃，“我不想彻底毁灭它。”

刘枭心中一动。他当然知道还有另一个结局——“净化解脱”结局。这个结局隐藏更深，触发条件极为苛刻，需要玩家在之前的探索中收集到关键线索——那张幽灵生前与挚友们的合影照片，并在最终激战中奇迹般地保护舞厅墙壁上那三面巨大的镜子不被摧毁，胜利之后，将三位Boss信物放在镜子面前，映照出他们人类时期的模样，以此唤醒幽灵核心深处被痛苦淹没的珍贵记忆。

“你想走‘净化’线？”刘枭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了然。

“嗯。” Vein应了一声，目光重新投向屏幕，“这一切……不该只以毁灭终结。”

刘枭微微蹙眉，作为开发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达成“净化”结局的难度。“但是Vein，触发‘净化’的关键道具——那张照片，在之前的流程里，我们并没有找到。” 他停顿了一下，指出了更绝望的现实，“而且，我们没有余力保护关键道具。”

随着他的话音，镜头在狼藉的舞厅中缓缓扫过。原本镶嵌在墙壁上的、三面雕花繁复的落地镜，此刻已没有一面完好。它们或被飞溅的机械碎片击中，或被失控的人偶砸穿，或被Boss狂暴的能量冲击波震裂，只剩下满地的银亮碎片，如同散落的星辰，反射着冰冷破碎的月光。

“镜子……全碎了……无法完成唤醒记忆的仪式。”刘枭的声音带着一丝遗憾。没有镜子，就无法映出他们人类时期的样貌……这几乎是宣告了“净化”结局在此刻不可能达成。

沉默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只有游戏背景音乐中那若隐若现、如泣如诉的管风琴声在空旷的舞厅里回荡。幽灵核心逸散出的黑色怨念粒子似乎变得更加浓郁，仿佛预示着“毁灭”是唯一的归宿。

Vein盯着屏幕，红色的瞳孔里映着那满地的镜片碎片和波光粼粼的池水。他紧抿的唇线忽然松开，嘴角勾起一个极浅的弧度，眼中光芒锐利又温柔。

“如果要让幽灵见到他们最初的样子……哪需要镜子？”他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狡黠和不容置疑的笃定。

刘枭微微一怔，下意识地看向他。

只见Vein操控着自己的角色缓缓走向舞池边缘的环形水池。月光透过穹顶的彩绘玻璃，恰好倾泻在水池之上，将池水映照得如同微微晃动的镜面。

Vein的角色在水池边缘站定。他只是向下调整视角，依托物理引擎对水面、光线的真实模拟，池水清晰地倒映着血族、城堡旧主伤痕累累的人形雕塑……以及站在水池边即将逸散的人偶师倒影，三人的形象微微荡漾在这汪“镜子”之中。

“看这儿，Xavier！” Vein的声音压得很低，伸出手指轻轻点向那虚拟池水中的倒影。“我们何必需要那些挂在墙上的镜子？这里就能看见他们。”

“存在的证明，情感的联结……从来都不需要外界来映照。其实，幽灵从来都没忘记过他的朋友们，净化与毁灭只在于他自己的一念之间。不是吗，Xavier？”

刘枭的心仿佛被那圈无形的涟漪轻轻撞了一下。在冰冷逻辑的游戏中，Vein固执地选择了救赎。

刘枭放下了手柄，摘下眼镜，用指尖轻轻揉了揉眉心，掩饰着内心翻涌的复杂情绪——震惊于Vein这稍显牵强无理、却神来一笔的解读，更被那句“一念之间”狠狠击中，或许他应该在游戏公测前加上这么一个“彩蛋”。镜片后的目光再次抬起，落在Vein那张带着笑容、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生动的脸上。

他拿起桌上那瓶早已不再冰凉的碳酸饮料，轻轻碰了碰Vein手边的那瓶。

“叮”的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

“嗯，”刘枭的声音低沉温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喑哑，唇角弯起一个真心实意的弧度，“你说得对，Vein。”

“我们再来一次——地狱难度，‘净化’结局，必须拿下！”Vein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熊熊斗志。

“当然。”刘枭回应道，他当然愿意放下开发者的“全知全能”，耐心陪伴着对方，在一次次尖叫和“扑街”中，和Vein一起达成那极为苛刻的“净化”条件，见证最后光芒破茧而出的瞬间。能这样并肩坐在这里，分享着尖叫与破关的狂喜，这份平淡而真实的陪伴本身——或许，就是命运赠予的麦琪之礼。